

余守德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張江陵傳

例言

一 本編之作，原以發揮江陵政術爲第一義，第以缺乏參考材料，致所言容多未盡，當俟再版時盡量增補，尙希讀者予以指正！

一 本編因係增補之作，故作風力求與其他各編相近，惟以著者學殖淺蕪，知難免東施效顰之誚，讀者諒之！

一 本編之重要參考書列左：

明史（開明二十五史本）

陳鶴明紀（世界二十四年初版本）

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（商務國學基本叢書二十三年再版本）

印鸞章李介人修訂明鑑（世界二十五年初版本）

趙翼二十二史劄記（世界二十五年初版本）

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（商務國學基本叢書二十四年初版本）

滕山張居正年譜（青年書店二十九年版本）

陳翊林張居正評傳（中華二十五年再版本）

梁啓超等中國六大政治家第一編至第五編（拔提書店三十年版本）

- 一 本編於三十年十二月間卽由正中書局約編。適值孱軀多病，直至三十一年春間，始獲將可能獲得之參考書搜集就緒，二月開始寫述。其後又以夏日荒村苦熱，而寫作均在夜間，蚊蚋之多尤令人不耐，以致旋作旋輟。遲至今日甫獲完篇。著者謹向正中書局及讀者諸君表示歉忱。

- 一 本編承汪旭初（東）盧冀野（前）兩先生賜序，著者敬謹申謝。

- 一 本編參考書之搜集，得力於吾友孟憲孫先生、魏增孫先生及同學喬九如君者爲多，同事郭泰嘏先生亦曾以藏書見假，著者謹向諸君致謝。

- 一 本編之作，頗多參考陳翊林君張居正評傳之處，文中未及一一標出，特此聲明。

- 一 本編寫作之初，適當吾母六十誕辰。著者髮齡失怙，所有淺蕪之學殖，悉得自吾母之督教。謹以本編獻諸吾母，以資紀念。

汪序

古所謂社稷之臣，與後世權臣異者，唯在用心公私之間耳。伊周管葛，雖成敗不同，王霸殊術，而其公忠體國則一也。苟利國家，雖叢天下之疑謗，毅然行之而不顧，而天下後世且終諒之。故得主愈專，在位愈久，其流澤遺愛，亦愈深遠。伊周不可尙已，管葛以來，或取秦之商鞅，唐之李德裕，宋王安石，明張居正配之，稱中國六大政治家。新會梁啓超爲傳，顧獨闕江陵，豈文獻不足徵，抑論定猶有所寬耶？余君守德恨其書之未完，旁稽載籍，補爲是編，其體例一仍梁氏。余受而讀之，蓋有數善：江陵身丁叔世，又值閭君，而同幸野重任之心，武侯鞠躬之志，處境艱困，有倍曩時。故屈節以交馮保，奪情以從王事，枉尺直尋，蓋非得已。然而並時既多怨誹之臣，身後復遭腐儒之謗，是非殺亂，百喙交攻。君獨扶其本心，不隨衆議。是爲卓識。其善一也。梁氏之文，匪云閎雅，而委曲條暢，易於流傳，是編雖標傳名，實同史論，步趨梁氏，具見例言。然則律以文體則乖，揆諸衆情則當。是曰適俗。其善二也。讀史者非僅識往，要以喻今。考成敗，論得失，則知所從違矣。明善惡，慎褒貶，則有所懲勸矣。故曰殷鑑不遠，在夏后之世；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；此物此志也。明代去今未遠，政情民俗，猶有同者，資爲龜鑑，諒異陳

書。是編雖傳江陵一人，而於有明中葉政治利弊，擗發殆盡，至若刑賞僭濫，賄賂公行，上下相蒙，民情壅遏，凡此數端，尤以不憚反覆致意，詳君自序之言，旨實同於臆誦。是曰寓箴。其善三也。唯論儒法之辨，略有未精。儒家何嘗不重法，特與時爲張弛耳。綜覈名實，既爲政之常規，治亂用重，亦拯弊之要術，寬猛相濟，如用藥然。江陵處瘵痺不振之時，非用猛無以起積疴，挽頹運，而其居心立言，藹然仁者，安在其非儒也？唐虞之民，不可復覩，張弛之道，亦既難言；以後來任法者多，而遂謂法治勝於禮治，是不探本原之論也。余既善余君書，序而歸之，復附此言以相質，亦猶余君之志云爾。

民國三十三年八月汪東序

盧 序

昌法治說者言必及張太岳。不知太岳每以性命與經濟並論，所謂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，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也。君子處世所以制俗，非由俗制。制不在文，當挽以就實。此爲法體。治世常自文返質，久則自質而文，文敝則世亂，而乘敝遂變是在賢者。不輕易，不苟因，一本其實，於是法行。所謂法制無常，近民爲要，古今異勢，便俗爲宜。法無古今，惟其時之宜，與民之所安。政以人舉，法貴宜民；法無常良，行之在人。此爲法用。夫人之相與，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，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。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，中國爲一人，非意之也，必洞於其情，辟於其義，明於其分，達於其患，然後能爲之。蓋法能不違民，不乖人情，而後體用始備。如是法治吾之所謂情治者也。不究性命必不能通達人情，法失其體矣；不能通達人情必不能制俗便民，法失其用矣。然今日回國運當以法治始，昌法治尤當以正人情爲先。太岳之學之爲世重，有以哉！願今人口中之太岳，但知虎怒麟噴之太岳，嚴急少恩之太岳，嚴刑明法之太岳而已；不知有師心之太岳，是不明太岳學之本，亦即不明法治之本也。吾友贛榆余君草張江陵傳成，屬余一言。余惟江陵事切政術，余君書論之已詳，不用復贅。而余之所重太岳者在彼不在此，因舉太岳之言語余君，綴諸卷端，且以質諸今之昌法治說者。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盧前

自序

居今日而作張江陵傳，夫豈易事哉？明之史書，多出於反對者之手，於江陵之事蹟，每多深文周內，語不足徵，一也。欲旁求之於私家著述，則以屢經世變，文獻鮮存，史料因感異常缺乏，二也。近頃抗戰軍興，典籍之因遷運而散佚者有之，因疏散而窖藏者有之，加以交通梗阻，搜集維艱，在平時不難求之於親友之私藏者，今已徧歷學府書買而不可多得，三也。有此三難，已足令人望之而擱筆。矧當中國六大政治家成書之頃，以新會梁氏（啓超）學術之深長，思想之敏銳，復佐以麥李二氏，亦皆良史之才，乃於評述管商諸葛李王五家以後，竟任江陵之傳獨付缺如。其中自或別有原因，而上述之一二兩難，要亦不無關係。吾獨何人，當此國難之秋，所感於上述之三難者，既已倍蓰於當時，而學識之匱陋，更未足仰窺梁麥諸公於萬一，乃敢舉諸公所願寧缺無濫者，而貿然從事於增補乎？嗚乎！余豈真如此其不自量哉？余之貿然而爲此，誠有所不得已也。方今民族戰爭，蔓延全宇，各於全國總動員號召之下，出其全民族之整個的人力物力財力，以相爭而相搏。其所恃以自強而勝敵者，非獨堅甲利兵之強也，非獨川澤山林之富也，而尤攸賴於政治之修明，文化之超卓。必如是而後可成爲組織堅強之民族，以自立於不敗之地步。我國

之於戰前，文化之卓絕人寰，固有足以自信。而政治一端，則以建國未久，障礙孔多。國民政府十餘年來之慘淡經營，固已盡其在我，而方之世界列強，似猶不無愧色。抗戰以來，歷時五稔有半。吾民族所受敵寇之摧殘，誠屬令人髮指；顧以上賴領袖之領導羣倫，下恃同胞之一心一德，因之各部門均呈突飛孟晉之觀，而政治亦復日見修明，呈長足之進步。今日我國之一躍而躋於世界強國之林者，非倖致也，殆我自力更生之成果耳。余既忝爲中國國民之一分子，而生平所習者，復爲政法文史之學，際此全國總動員之頃，安可不略盡國民一分子之綿力，以期有裨於我民族國家政治之建設也哉？而此中國六大政治家一書者，固深足有裨於我民族國家政治之建設，而吾黨同志所不可不讀之書也。吾既忝爲黨員之一分子，既知本書六大傳記之猶缺其一，又安可不爲之補苴缺漏，俾成全豹也哉？此吾所以不揣淺薄，不計非笑，而貿然從事於本編之增補也。吾黨同志，苟能人手一編，精研窮究，了然於江陵生平奮鬪之苦心，舉其學術功業之有合於今者，一一務求其實現於今日，既有以參與政治總動員之神聖任務，復可以江陵所持之法治的精神，貫注於我國今日之政治，舉歐美列強所以自致於富強者而迎頭趕上，如此則吾率爾操觚之苦心，固可稍慰，而本編之增補爲不虛矣。是爲序。

民國三十二年元月十八日贛榆余守德識於北碚寄廬

第十章	江陵之柄政(下)……	七
第十一章	江陵之政術(二)概說……	八六
第十二章	江陵之政術(三)吏治與用人……	九四
第十三章	江陵之政術(三)將略與兵略……	一一二
第十四章	江陵之政術(四)理財政策……	一二五
第十五章	江陵之政術(五)教育政策……	一三一
第十六章	江陵之政術(六)治獄與治盜……	一三七
第十七章	江陵之學術與著述……	一四〇
第十八章	諸家之評論……	一四七
第十九章	結論……	一五七

第一章 敘論

外史氏曰：所謂大政治家者，豈易言哉？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此謀士耳；而非吾所謂大政治家也。威震強敵，望重干城，此大將耳；而非吾所謂大政治家也。至若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此可謂之純臣矣；而猶非所以語於大政治家也。託孤寄命，忠貞不渝，此可謂之良相矣；而猶非所以語於大政治家也。然則必如之何而後可謂爲大政治家哉？必也具有超人之抱負，獨到之主張，而又行之以恆心，持之以毅力；故其能以一人之身，而爲天下安危之所繫，以一代之政，而爲世運否泰之所關；其所設施，容或不便於當時，而實有裨於後世；其所作爲，容或不理於衆口，而實有造於邦家。其始也，必本諸一己之政策，戮力推行，以轉移時勢；其既也，復持其獨具之卓識，力排衆議，而奠定邦基；其終也，卒賴其老成之遠謀，挽回末運，而澤被宇內。若而人者，殆所謂挽狂瀾之砥柱，造時勢之英雄；其政績所被，英主固賴之以圖強，庸主亦可因之而免禍，季世固賴之以苟全，淑世更可因之而鼎盛。所謂大政治家者，非此之謂歟？

明乎此義，乃可與論張江陵矣。江陵明之名相；而明之名相，非止一江陵也。前乎

江陵者，若夏忠靖，若三楊；與江陵同時者，若徐文貞，若高文襄；固皆卓有建樹，儼然有古大臣之風者也。而無如彼其人者，率皆以書生之本色，當鈞衡之重寄；雖亦具有純臣之操守，良相之規模，顧其所抱負者，既以囿於蕭規曹隨之見，而卑之無甚高論，因之其所設施者，亦遂局於當世一時之利，而政隨其人以息。易言之，彼輩殆皆無一定之政治主張，以爲其施政之鵠的；充其極，亦僅佐成小康之治，以稱慶於一時而已。其影響所及，絕非能與吾所謂大政治家者同日而語也。然則以彼例此，吾不得不服膺新會梁氏（啓超）之言，而以江陵爲有明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矣。江陵之相業，如輔君匡政經武理財諸端，固亦多步前人之成規，與時賢相伯仲，驟觀之，似亦無以大異於衆也。然其所以卓然超出於衆，自別於一般之純臣良相，巍然躋於中國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，而能當之無愧者，則以其具有超人之抱負，獨到之主張，而又行之以恆心，持之以毅力；故其設施雖不便於當時，作爲雖不理於衆口，而其影響於天下後世，所以補其闕而匡其失，正其本而清其源者，則至深且鉅。無惑乎其終能轉移時勢，奠定邦基，而未運且艱以挽，宇內咸被其澤也。夫以有明中葉之由盛而浸衰，嘉隆時代內憂外患之交集，而江陵者，乃不恤受攬權之惡謗，被負友之重嫌，冒震主之不韙，干奪情之非議，兢兢焉第求政策之推行，凜凜然惟謀時勢之轉變。以視諸葛武侯之夾輔幼主，支撐危局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者，後人何必不如前；再以方諸秦西大政治家，如馬志尼俾斯麥諸人者，又寧遑多讓乎！至若明代諸名

相，如上述之夏楊徐高諸公者，則等諸自喻矣。然而生不見諒於愚昧之同儕，死復獲咎於昏庸之幼主，甚且衆口鑠金，積非勝是，史籍所載，秦半謗言。彼愚昧之徒，惑於世俗斗筭之見，不能了然於江陵匡扶之苦心，而徒執一二微疵，斤斤焉以議於後而掣其肘；而昏庸之主，復狃於安富尊榮之習，不能無憾於江陵靜勸之嚴規，而遂信宵小浮言，悻悻然以加之罪而沒其功；彼以其昏庸愚昧而出此，固自無損於江陵偉大之人格。所不能令人無憾者，則以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，若江陵其人者，而坐令其橫遭埋沒，飲恨千秋，且與唐之李魏公同其不幸之命運。其所施於天下後世者如彼，而其所食之報顧如此。使人世而竟無真正之是非公論者，則毀譽之加，區區又奚足道；使人世而終有真正之是非公論者，則天下不平之事，寧有更逾於此者乎？然則掃盡浮言，別成信史，明是非而垂久遠，撥雲霧而見青天，斯亦匪異人任矣，吾又安能已於言也？於是作張江陵傳。

第二章 江陵之時代

大政治家之於其所處之時代，譬猶機器之大齒輪然。大齒輪者，受發動機之推動，而同時又推動小齒輪者也。其在大政治家，則歷史之趨勢者，其所由推動之發動機也；而天下後世者，則其所推動之小齒輪也。故大政治家之功業，無不由於歷史趨勢之推動，而其

功業之成果，則又足以推動天下後世者也。然則江陵所處之時代，果何如乎？請以歷史的眼光，就當時之世界及本國情勢分別觀察而論述之。

就世界歷史之眼光以觀，則江陵所處之時代，爲十六世紀之中葉。斯時之歐洲，正當文藝復興之後，宗教改革鼎盛之時；列國間多從事於宗教戰爭，而其國內亦多以政教紛爭而未歸於統一；中世紀之封建社會，雖已開始動搖，而助成國家統一之君主專制制度，則尙未能成立；新大陸雖因航路初通而已被發現，而歐洲與美亞兩洲間之交通則仍甚阻隔。蓋彼時之歐洲各國，均尙未成爲現代之國家，其政治文化各方面，自亦幼稚無足稱道。至若美洲，則更係洪荒乍闢，初無任何國家之存在。卽與中國同居亞洲之日本，亦尙徘徊於分崩離析之封建時代，而未及完成其內部之統一。環顧當時之世界，厥惟中國具有數千年之歷史，擁有亞洲大陸大部之土地；以言學術文化，則燦然而美備；以言君主專制制度，則蒂固而根深。其爲當時全世界惟一之大帝國，自可居之而不疑。江陵乃適於此際，身居此大帝國之相位，手握此大帝國之政權者，前後達十餘年之久；而此大帝國且賴其不朽之功業，由中衰而臻於復興。旋乾轉坤，經綸卓絕，周視寰宇，獨具雄姿。則謂爲當時全世界惟一之大政治家，又豈有愧色乎哉？

至就本國歷史之觀點言之，則江陵所處之時代，正當明室由盛而衰由衰轉盛之際會；而主持此大轉變之樞紐者，又卽江陵其人。是其撥亂反正之殊勛，更足使其坐享大政治家

之榮銜而無愧矣。明自太祖以一布衣而躋萬乘之尊，其創業垂統之功，殆惟漢高帝足與後先輝映。再繼以成祖仁宗之安內攘外，有明一代大一統之基礎，遂於焉奠定。自後百餘年間，雖其嗣君未能盡致郅隆之治，顧其國勢則以承平既久而蒸蒸日上。乃降至武宗，而明之國勢寢衰，再傳至世宗，而明之國勢，竟幾至一蹶而不可復振。按其中衰之迹，則以正德（武宗年號）時代，中部既有宸濠之變，海疆復有倭寇之警，而武宗寵任寺人劉瑾，尤足以紊亂朝綱，摧殘士氣，致使洪武（太祖年號）以來百餘年之深仁厚澤，幾爲之摧毀無餘。世宗繼統以後，即有小王子吉囊等寇邊之患，而尤以俺答犯邊肆擾，爲禍最烈。至嘉靖（世宗年號）二十九年，遂有「庚戌之變」，寇薄京師，邊將至莫敢擢其鋒，武功之不振，於斯蓋已達於極點矣。外患之猖獗如此，顧明之君臣則何如？試就史籍之所載，而一觀其究竟：

嘉靖中，又有方技濫官之稅政。邵元節以禱詞有驗，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元演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，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，總領道教，錫金玉印象牙印各一，班二品，紫衣玉帶，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。尋又賜「闡教輔國」玉印，進授禮部尚書，給一品服；廡其孫啓南爲太常丞，進少卿，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。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。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，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乘一真人，累進禮部尚書少保少傅少師。明代一人兼三孤者，仲文一人而已。尋又封恭誠伯，歲祿

二百石，鷹其子世同爲太常丞，世愿爲尙寶丞，塔吳濬從孫時雍爲太常博士。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之流，亦皆以符咒燒鍊扶鸞之術，競致顯榮。甚至顧可學官浙江參議，亦以煉秋石得幸，超拜工禮二部尙書；盛端明官副都御史，亦以通曉藥術，拜工禮二部尙書；朱隆麟官順天府丞，亦以長生祕術，加禮部侍郎。則不惟方上藉以干進，卽七大夫亦以之希榮邀寵矣（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）。

嚴嵩……自是益務爲佞悅帝（世宗）。……諸宗藩請卹乞封，挾取賄賂。……嵩無他才略，惟一意媚上，竊機罔利。……嵩父子（謂其子世蕃）獨得帝歡要；欲有所救解，嵩必順帝意痛誣之，而婉曲解釋，以中帝所不忍；卽欲排陷者，必先稱其媿，而以微言中之，或觸帝所恥與諱。以是移帝喜怒，往往不失……（明史嵩本傳）。

夫以當時國勢之岌危有如彼，而明之君庸臣奸又如此，則忠君愛國如江陵者，時雖居於閒曹，然其憂時之心，自不容其坦然坐視，又安能已於言哉？乃以一翰林官，於嘉靖二十八年上疏，痛切陳詞，以冀挽回國勢於萬一。其疏曰：

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，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，是以事無遺策，功流萬世。故蔡婦不恤其緯，而抱宗國之憂。臣雖卑陋，亦願下庭之列，竊感當時之事，目擊心懷，夙夜念之熱矣；敢披肝膽爲陛下陳之，伏維聖明少留意焉。臣聞天下之勢，譬如

一身。人之所恃以生者，血氣而已。血氣流通而不息，則薰蒸灌溉乎百肢，耳目聰明，手足便利而無害；一或壅闕，則血氣不能升降，而臃腫痿痺之患生矣。臣乃推今之事勢，血氣壅闕之病一，而臃腫痿痺之病五，失今不治，後雖療之，恐不易爲力矣；臣敢昧死以聞。

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，上下交而其志同，爲泰；泰者，通也。天地不交，其志不同，爲否；否者，塞也。故天地交而能成化育之功，上下交而能成和同之治。臣不敢以久遠喻，直以近事言之。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，早朝宴罷，親信大臣奏事，輒屏左右近侍之人，或日昃不倦；臺諫有言，皆虛已納之，雖甚狂悖，不罪也。百工奉職，官無留事，德澤旁洽，流於無窮，一時際會之盛，至今可想也。今陛下卽位以來，二十八年矣；自成祖以來，歷年之久，未有過於陛下者。功化之美，固宜上追唐虞，而近配烈祖。乃今陰陽不調，災異數見，四夷未賓，邊境屢警，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，意奉職未得其人與？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。今羣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，已八九年；雖陛下神聖獨運，萬幾之務無有留滯，然天道下濟而光明，自古聖帝明王，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。今陛下所與居者，獨宦官宮妾耳。夫宦官宮妾，豈復有懷當時之憂，爲宗社之慮者乎？今大小臣工，雖有懷當時之憂，爲宗社之慮者，而遠隔於尊嚴之下，懸想於於穆之中，逡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。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，常加